

寻护生灵【“别”一只圈养兔狲 激发更多“野保”共情】

本报记者莫鑫

2022年10月10日，西宁野生动物园发布了一则讣告：“中国唯一一只圈养雄性兔狲——孙思邈，于今天早上9点50分，走了。终年七岁半。”

对这只网红兔狲的突然离世，网友们纷纷表示“太突然了”。人们翻出曾经为它拍下的照片，在评论区向它告别。

这只野生雄性兔狲自2015年被救助后，经人工育幼一直生活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动物园常常发布它的成长日记，记录着这只高原精灵的喜怒哀乐。许多网友看着它长大，有的人每天刷着微博“云吸狲”，有的人则专门飞赴西宁“奔现”。

就像讣告中说的，它“用自己的一生，让无数人知道，了解，关注，关心兔狲这一物种”。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才有希望。”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入园处，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名言被写在第一块科普牌上，也被园区的工作人员奉为圭臬。他们希望游客亦能从中有真切感受。

它们火了，网友爱了

“给动物发讣告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国外许多动物园已成惯例。西宁野生动物园也不是第一次给去世的动物发讣告。”副园长齐新章2012年2月入园工作，转眼十年过去了。

2022年8月16日，西宁野生动物园官微为“黑豹老奶奶”发布讣告。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园内动物去世的正式讣告。

在齐新章看来，在网上为动物发布讣告是对去世动物的尊重，也是对关注和关心动物的社会公众负责。

从2015年起，西宁野生动物园开始重视社交媒体平台的宣传作用。2017年他们围绕青藏高原的本土物种打造“明星”动物，旨在通过它们的点滴日常，提升人们对这些物种的关注度和动物园的知名度。

在不少工作人员看来，园里一些动物明星走红，纯属“无心插柳柳成荫”。2017年，国内首例人工繁育的雪豹年满一周岁，西宁野生动物园为其举办证名活动。这只幼年雌性雪豹，被命名为“傲雪”。

此后，工作人员经常发布傲雪的照片和视频，它的成长故事逐渐被网友熟知。傲雪也成为西宁野生动物园第一只明星动物。

有了前面雪豹明星之路的成功，西宁野生动物园发现独有的兔狲身上同样具备网红的潜质，刚好兔狲又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由此以“孙思邈”为代表的兔狲成为第二个“捧红”的明星物种。

如今，西宁野生动物园已成功打造超过20只明星动物。作为青藏高原本土物种的雪豹、兔狲、荒漠猫、高山兀鹫、猓獾等，借由网络为公众熟知和喜爱，成为许多游客来到西宁野生动物园必须打卡的物种。

网友们还将对动物的喜爱转化成实际行动，源源不断地向西宁野生动物园捐助爱心物资：“逗猫棒两把127584”“无尘型猫抓板8块663783”“方便面4大包



◀ 西宁野生动物园内，一只兔狲在馆舍里活动。受访者供图

598133”……这些捐赠物资和信息，会定期在动物园官微上发布。

人们不只独爱青藏高原的动物们，过去一段时间，每当野生动物的故事见诸报端，总是牵动人心。

2021年，人们为“逛吃”的云南象群组建“追象粉丝团”，为“完达山一号”的猛虎归山日夜牵挂。2022年，人们为搁浅抹香鲸的获救感到有“鲸”无险，更因长江江豚种群的数量恢复乐见生态蝶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野生动物保护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十年过去了，野生动物有的数量恢复，有的靓影再现，人们对它们的境况更挂念了。

动物在园里，生活很纯粹

借助网络的力量，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知名度打出去了，游客纷至沓来。但经常会有游客向园区反映：我们来动物园怎么看不见兔狲呢？

原来，考虑到野生动物对外界环境的敏感性，园方为了降低兔狲的应激反应，专门打开了内场通道。兔狲想躲起来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出来见人，可谓“闹静由狲”。

饲养员告诉记者，能有个地方躲着，是对兔狲心理压力的极大缓解，照顾动物的心理状态，是重要的丰容工作。

在人工圈养条件下的野生动物，通常较难“享受”到野外生活时的自由，丰容就是根据动物的生物学特性和原栖息地环境特点，通过采取食物、环境等方面的刺激，使动物展示出更多自然行为、恢复其原有的天性。

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的甘肃小伙鲁荣，2020年硕士毕业后来到西宁野生动物园工作。园内的丰容工

作令他印象深刻。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做一只老虎，挺幸福的。”鲁荣感慨道。

“这里的动物内含条件算不上‘高大上’，但外场面积很大。考虑到东北虎在山野的生活环境，园方专门依山为东北虎建造了生活区域，并在域内种了很多树，模拟东北虎可以在山林中隐藏自身的环境。在这儿，东北虎甚至可以从山上跑到山下。”鲁荣说。

有一次，西宁野生动物园救助了一只野外受伤的雌性雪豹，因为当日临近霜降，便取名为“凌霜”。救助后，工作人员发现凌霜连羊羔都咬不死，没有办法在野外生存，只好留在动物园中。

凌霜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小姑娘”，戒备心理极强，稍有感觉存在威胁，就会疯狂地龇牙和扑咬，所以一直是单独喂养。有一段时间，饲养员将一只老年雄性雪豹“大虎”给凌霜做邻居，并在夜里观察到它们会隔着铁笼相互示好拱脖子。之后，便将两只雪豹进行合笼。

“大虎年纪比较大，对凌霜特别包容，凌霜对它也有了信任感，恐惧感随之慢慢消失，眼神也变得平和自然许多，各种玩具都敢玩了。”饲养员告诉记者，这就是丰富的意义所在——在有限的条件里，让动物们活得更快乐。

一位雪豹的饲养员告诉记者：“当家长领着孩子来看雪豹时，我并不想告诉他们，这里的雪豹当年在野外有多么勇猛，而是想告诉他们，这些雪豹之所以不能再回到高原上驰骋，不能在岩壁上跳跃，是因为有一段辛酸的过往。”

此猫非彼猫，动物园也很开心

2021年10月，青海格尔木的一位司机洗车时，掀开引擎盖发现一只小猫。司

机越看越像荒漠猫，便马不停蹄地把它送到西宁野生动物园。经工作人员甄别，这是一只狸花猫，小猫身体并无大碍，很快就被放归。

“虽然不是荒漠猫，人们的救护意识仍让我们很感动，说明对荒漠猫的宣传起作用了。”荒漠猫的饲养员邵文伟告诉记者。

据他介绍，荒漠猫属于我国西部的珍稀物种，加上其外貌比较接近常见的狸花猫，许多人分不清楚。2020年10月，青海门源县救护了一只荒漠猫，送到西宁野生动物园时，左腿已粉碎性骨折，园方不得已为其做了截肢手术。这只“三脚猫”成了全球唯一一只人工圈养的荒漠猫。

2021年2月，这只荒漠猫在西宁野生动物园正式对外亮相，这一熟悉又陌生的本土物种，进入西宁市民的视野，许多外地游客也慕名来看这只“三脚猫”。在它亮相的一年里，西宁野生动物园已陆续救护了十几只荒漠猫，超过了前10年救助荒漠猫数量的总和。

齐新章告诉记者，一个小小的“送错猫”事件，至少说明许多人已经知道荒漠猫这个物种，也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样子，还知道正确的救护方式就是尽快送到野生动物园。

公众保护意识的提升，对荒漠猫这类小型珍稀野生动物的救护非常重要。

“毕竟，早一点救护就意味着早一点放归，动物园即便把它们呵护得再好，也不及在野外能够恣意奔跑。”齐新章说。

今年7月底，齐新章一行人回访3个月前野外放归猓獾“天线宝宝”的定居地。佩戴卫星定位项圈的“天线宝宝”，和他们对视三分钟多，才转身离开。

齐新章一行人下山离开后，从卫星定位项圈传回的点位信息看到，“天线宝宝”从隐藏的灌木中出来，沿着他们下山的路

下山，蹚过他们蹚过的河，跑到高速公路路边的山坡上，直到后半夜才离开。

“有些奇妙的情感，可能真的存在吧，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这份工作，值了！”齐新章有些激动地说。

专业野生动物医生缺口大

“西宁野生动物园有1200多只动物，骨干兽医只有两三位，这不光是我们的现状，全国不少动物园都面临同样的窘境。”鲁荣告诉记者。

鲁荣入职前曾在广东一家野生动物世界实习，那里的医疗设备条件虽比西宁野生动物园优越，但同样缺乏兽医人才。哪怕动物器官的病理切片检测，也要送到华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内进行。

鲁荣结合自身经历告诉记者，作为动物医学专业出身的学生，他更多学习的是牛、羊、猪、狗、鸡、鹅等家畜家禽的相关知识，对野生动物的诊断，只能基于有限的对家畜家禽的经验。

在他看来，目前专业野生动物医生缺口很大。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金艺鹏，是西宁野生动物园最信赖的“外援”专家之一。

2019年11月，金艺鹏主刀为雪豹凌寒做了全球首例超生乳化白内障手术，使老年的凌寒摆脱了眼疾的困扰。

“虽是全球第一例给雪豹做白内障手术，但之前我给其他动物做过900多次。”金艺鹏告诉记者。

擅长诊治动物眼、口腔与鼻腔疑难疾病的金艺鹏，也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院的主治医师。这家动物医院每年临床就诊疗例超过8万例，为许多新兴动物医学技术和诊疗手段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

雪豹凌寒的白内障手术，被视为金艺鹏团队将动物医院临床经验转化为野生动物救治经验的经典案例。

今年10月，中国农业大学首设野生动物医学学科，并获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培育学科，将成为培养野生动物兽医人才的重要平台。

“从农大获批设立的野生动物医学学科来看，国家对野生动物医学力量建设非常重视。即便是英美等发达国家，也尚未将野生动物医学按照学科管理，只是作为动物医学下的一个专业方向。未来我们的人才培养、科研投入以及教科书编写，都可以有一个学科来依托进行。”金艺鹏说。

谈到野生动物医生工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金艺鹏认为，许多学生对野生动物救治很感兴趣，但考虑到野生动物医生相对微薄的薪酬，毕业后纷纷成为了宠物医生。

宠物医学人才济济，发展自然比较快。加快野生动物医学的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势必少不了充满理想与热情的年轻人投身其中。

“然而情怀不能持久，能让年轻人依靠这份职业养家糊口，才能真正留住他们。”金艺鹏坦言。

的微缩版文物纪念品。”2011年就来到博物馆工作的解说员张璐说。

随着年轻一代成为消费主力，自由行为主流出游方式，年轻人的个性喜好给博物馆文创产品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9年，博物馆回收文创经营权，开始打造具有三星堆风格调性的产品。同年，三星堆博物馆的第一家网店在微商城上线。

网店主管李雪琳偶尔会怀念当时的工作节奏。网店运营初期，货品不丰富，营业额不高，整个团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客人也很理解，没有那么多问题要处理。”当时，刚参加工作的“95后”李雪琳是一名“快乐的店小二”。

如今，博物馆的网店从微商城开到淘宝、天猫、抖音，上架的商品有盲盒、摆件、文具等，月营业额从数千增长到数十万元。虽然比不上故宮文创那样的庞然大物，但与三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打理网店就两个人，还有两名同事负责仓储发货，完全忙不过来。”成就感满满的李雪琳有些无奈。

在林维看来，2021年3月20日，央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重大成果发布系列直播及报道引发的宣传热潮，让博物馆文创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全网曝光量超300亿次、全国百度搜索最热博物馆、青铜面具亮相2022年春晚舞台……2021年三星堆博物馆文创销售收入近3000万元，较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8倍。像剑南春、泡泡玛特等知名品牌都与三星堆共同推出了联名商品。

现在“祭祀坑”发掘告一段落，如何将三星堆的热度维持下去？

“三星堆还没有发现文字，IP打造更多局限在器物上。接下来我们要演绎好三星堆神秘文化的故事。”林维说。

（上接10版）近两年，随着国家对考古工作的重视，三星堆考古研究所补充了王瑞等好几个“95后”新鲜血液。

“为什么这几年不断出成果？首先是大环境好了。各级政府前所未有重视考古工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爱考古，投身到考古事业，这是非常可喜的变化。”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说。

本科读文博专业的王瑞与考古结缘是在大二时参与了一次田野考古。

“都说下田野是考古的分水岭。习惯，就会一直干；不想干，就退出了。我喜欢在野外工作，很自在。”王瑞说。

“我想独立修复三星堆文物”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大门，沿着蜿蜒的绿道向前，一座灰白色现代建筑掩映在葱茏树影中。这里是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和修复中心。

在中心一楼，超过100平方米的大玻璃橱窗后，工作人员身着白大褂，有的在操作电脑，有的手持工具伏案修复。2014年入职的“90后”修复师谢丽坐在角落，只把后背留给橱窗外的公众。

谢丽用“有点害怕”形容在众目睽睽下工作的紧张。或许正是稍显内向的性格，让她安心于宿舍和博物馆“两点一线”的生活。

学文物修复专业，被老师推荐到三星堆博物馆实习，最终留在了这里，谢丽的人生看起来“顺理成章”。但当初班上70来个同学，现在从事文物修复的不到10人。

“工作八年多，对文物越来越有感情。或许就是同三星堆有缘分吧？”谢丽说。

“我们做修复的人，首先要坐得住，性格要沉稳。上午进了修复室，除了中午吃饭，基本待在工位上不动。”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保管部部长余健说。

这几天，谢丽正在清洗一个眼形器，也就是青铜面具上的眼睛部位。

“要先观察表面的附着物有没有特殊的東西。有的话，要拍照记录。如果有丝织物和朱砂这些东西，就要提取保留下来。”谢丽说。

很难想象作为一名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谢丽参加工作的前五年，竟没有修复过一件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余健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从1号2号“祭祀坑”出土的三星堆文物，大多数早已修复完毕。2008年汶川地震后，博物馆文物修复团队更多在外接项目，参与四川省内文物的修复工作。

谢丽参与修复的第一件三星堆文物叫圆口方尊。虽然是1986年发掘出的文物，但因残片散落在数家单位手中，直到2019年才具备成熟的修复条件。

文物修复急不得。今天着急把缺损的部位补上了，谁知道补全的部分，过几年会不会出土原装货？

2022年6月，从8号坑提取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就与1986年2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鸟脚人像”实现了拼合，组成了一件相对完整的文物。

等真正上手修复的时候，更要讲究慢工出细活，像圆口方尊，变形毁损比较严重。修复的时候，专家决定采取研究性复原。但就口沿的大小，修复师们争论了许久，最后在专家的建议下，还重新返过一次工。

在这次修复中，谢丽和年轻同事们，主要给师父郭汉中打下手，“递递东西”。

何时才能独立修复一件三星堆文物？谢丽希冀着。

随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逐步发掘，谢丽的愿望实现近在眼前。

从2021年底到2022年6月，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们，一直在清理保护“祭祀坑”中新出土的象牙，下半年则开始清理青铜器等文物。

“我们不再接馆外业务，工作变纯粹了。”修复师杨平说。

目前博物馆的库房里暂存了747根象牙和以3号坑4号坑器物为主的1644件青铜器、玉器 etc。

“受当年条件所限，1986年1号2号‘祭祀坑’出土的象牙一根都没保存下来。”余健叹息道。

出土的象牙往往沾着泥土，极易滋生霉菌。经历三千多年的埋藏，象牙中起粘结作用的蛋白质已降解殆尽，从牙根到牙尖都形成了较大的空洞，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失水”开裂、风化，像豆腐一样容易折断，很难保存。

这就要求修复师们在短时间内，将象牙无死角清洗，并重新固型加固。如今，谢丽每周差不多三天清洗青铜器，两天护理象牙，但她并不觉得枯燥。

目前，博物馆修复团队正在等待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制定统一的文物修复计划。

“现在做的都是准备工作，应该很快就能开始修复了。”谢丽说。

让三星堆 IP 火下去

广汉女孩王泰睿深信自己与三星堆有种冥冥之中的缘分。

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忙着切磋牌技的家长们常会让她和小朋友们结伴去博物馆打发时间。

“念小学时，本地学校人手一本《三星堆史话》，很多关于三星堆的细节印在脑海里。”如今已是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IP授权专员的王泰睿说。

虽然五年级转学去绵阳后，王泰睿一直在外求学，但她每次介绍家乡，总会提起三星堆。后来在英国读硕士研究生，她选择转到文化遗产保护专业。

“院方找我谈话，问我未来的职业打